

## 蒋宋婚姻曾亮红灯

1927年12月1日,蒋宋联姻。蒋宋两人的家庭生活经历了相当长的磨合期,也曾如凡夫俗子一般吵架、冷战,甚至出轨等事件也曾让他们经历婚姻危机。

### 宋美龄吵架后回娘家

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新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,大量记载了蒋宋婚后的一些情形。他们并非没有争吵。1928年1月28日,蒋介石日记记录称:“午餐后假眠,后住下关迎三妹,到后知其皮肤病甚剧,精神亦衰弱,心甚不安。”在婚后前三年中,这种记录屡见不鲜,两人吵架一如凡夫俗子,宋美龄吵架后动辄回上海娘家,结局必定是蒋温言劝回。

宋美龄觉得婚后过于不自由,而且要求蒋在修养上有所提高。直到1934年左右,两人的夫妻感情才渐入佳境。

1936年,西安事变后,蒋介石在一则日记中记录了他对宋美龄难以言说的亲密,甚至借用了典故来表达

感情:“妻侍病护疾,忧劳异甚,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。”蒋介石甚至因为宋美龄晚上睡不好觉,说梦话而“不胜忧惶”。

蒋介石甚至认为:“夫妻相爱之切诚能消除去忧,在苦痛患难中,惟此足以自慰耳。”1938年全面抗战开始后,宋美龄的关爱对于处于重重压力中的蒋介石来说,的确是一剂良药。

### 蒋纬国回国引不快

蒋宋二人婚后曾经历两次婚姻危机。1941年,蒋宋之间第一次出现危机,据学者杨天石考证,婚姻危机,系由蒋纬国回国引发。

蒋介石似乎未能说明蒋纬国之出身来历,而宋美龄对这个来历不明的儿子心里感到窝火。此次危机持续到1943年方告解决。此年3月27日,蒋纬国对宋美龄行了“叩拜”认母之礼。

蒋在日记中记称:“十四年来之家事,一朝团圆,完满解决,寸衷之

快慰,殊有甚于当年之结婚时也。”14年,应当是回溯到1928年,在蒋宋大婚后第二年。这一年宋美龄怀孕在身,却因为有刺客行凶受惊而致流产。此后宋美龄终生未育。

### “外遇”谣言满天飞

1944年,对于一则传言,蒋氏夫妇则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视态度。蒋称:“谣言说我的个人行为不光明,说我和一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,说我和一位护士有非法关系,并且生了一个儿子。”他郑重声明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,是一个阴谋,是诽谤和耻辱。

蒋发言后,宋美龄的讲话更像是表白。“委员长提到的谣言已遍传重庆。我已经听到这些谣言,收到许多就这一问题写给我的信。不是作为妻子,而是作为真诚的爱国者,我觉得使委员长知道这些谣言是我的职责。但是,我希望说明,永远不可能让我为这些谣言低首弯腰;我也不可能向他询问这些谣言是否真实。如果我怀疑委员长,将是对他的侮辱。”

这件事情显示了蒋宋之间真正的夫妻感情。一方面,蒋宋夫妻的“外遇危机”,显露出国民党政府的危机。

### 摘自《文史春秋》

杨士奇的话让成祖颇感意外,“那你怎么看待这些人受贿的事呢?”

“臣以为,礼单中所列大臣,并非都是贪赃枉法之辈,何况他们实际受馈赠与否,未必可知。依微臣之见,所赠之物,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,构不成行贿罪,可批评教育,不必兴师动众,打击面过大,这样不利于政局的稳定。”

“可我已经下令严查,如果不追究此事,岂不显得有损大明皇帝的威严吗?”成祖不无顾虑地说。

“陛下想必还记得楚庄王夜绝缨者的故事吧,对王妃不恭的人都能谅解,陛下的胸怀可不止于此啊!”

成祖听了,哈哈大笑,马上命人当着杨士奇的面,把礼单烧了。

真正高明的人,从来不把自己摆在高人一筹的位置上,他所专注的目标是事业的成败,而不是个人的得失。而事实上,越是放低自己,不计名利的人,越不缺少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。杨士奇历经五朝,担任内阁首辅达二十一年,就是对他的人品与处世之道的最好证明吧。

### 摘自《知识窗》

## 郑板桥的“稿费”是多少

戴永夏

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,是我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、文学家,向以“诗、书、画”“三绝”闻名于世。而他的书画价格,也颇多传奇色彩。对此,他在自己的文章中,也有许多披露……

雍正十三年(1735)早春二月的一天,郑板桥到郊外踏青赏花,信步走进一所花树掩映的小院。抬头一看,只见亭壁上贴着的是自己写的词。小院的主人是一位老妇人,当她听说眼前这人正是词的作者郑板桥时,万分高兴,忙给他准备午饭,又将自己17岁的女儿饶五姑娘喊出来,拜见这位仰慕已久的大艺术家。饶五姑娘果然是郑板桥的铁杆粉丝,一见面就高兴地说:“久闻公名,读公词,甚爱慕,闻有《道情十首》,能为妾一书乎?”时年43岁的郑板桥对这位美丽的姑娘也一见钟情,不但为她书写了《道情十首》,还又题了一阙《西江月》赠给她:

微雨晚风初歇,纱窗旭日才温。绣帷香梦半蒙腾,窗外鹦哥未醒。

蟹眼茶声静悄,虾须帘影轻明。梅花老去杏花匀,夜夜胭脂怯冷。

母女俩会意地将题词收下。老妇人听说郑板桥丧偶,又主动提出将这位小女儿嫁给他。郑板桥见这姑娘年轻貌美,聪明伶俐,心里自然高兴,说了两句客气话后,便愉快地答应下来,并相约两年后他中了进

士,再来迎娶。

这件事被商人兼诗人的程羽宸知道了,他对郑板桥非常崇拜,便拿出500两银子替他作聘金交给饶家。雍正十五年(1737)郑板桥自京城回来迎娶时,他又拿出500两银子送给郑板桥,作为娶新妇的费用。

当然,程羽宸的银子并不是白送,补偿的代价就是郑板桥的字画。这1000两银子,按1两白银当时能买120斤大米计算(1740年前后价),一共能买12万斤大米。如今大米按2元1斤计算,则相当于今天的24万元人民币。这“稿费”自然不低,但以此换来的美妾,与郑板桥恩爱终生,更是“无价之宝”。

文章中提到的另外两笔“稿费”收入,不是银子,而是实物。

其一是一个叫江秩文的艺人,长得很美。他家中养着12名梨园子弟,能演奏“十种番乐”,也都年轻貌美。然而只要主人江秩文一出场,他们全都黯然无光。一天江秩文求郑板桥给他家的园亭写副对联,郑板桥便写道:“草因地暖春先翠,燕为花忙暮不归。”江秩文看了高兴地说:这对联不仅切合园亭的景象,而且切合我的情景。于是将席上的一个玉杯撤下,送给郑板桥做润笔费。

其二是一个叫常书民的人,求郑板桥为他的花园写副对联。郑板桥写道:“怜莺舌嫩由他骂,爱柳腰柔任尔狂。”常书民非常喜欢这副对联,遂将自己喜爱的一个童仆送给

郑板桥做“报佣”,这童仆一直在郑板桥身边服侍多年。

乾隆元年,郑板桥考中进士。乾隆七年春,他被任命为山东范县知县,两年后又改任山东潍县知县,连任七年。但他不满官场的黑暗腐败,在请求赈济灾民时又得罪了上司,所以主动称病辞官,重新回到扬州卖画为生。

郑板桥第二次回到扬州卖画,跟20年前的卖画生涯已大不相同。这时他的“六分半书”和兰竹石画已名闻遐迩,他的艺术地位更高了,身价也提高了不少。更重要的是,他历经宦海浮沉,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,所以更加愤世嫉俗,心态上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他从骨子里看不起这些不劳而获又附庸风雅的人,因此他特意写出《板桥润格》一文昭示于众,给书画明码标价:

大幅六两,中幅四两,小幅二两,条幅对联一两,扇子斗方五钱。凡送礼物食物,总不如白银为妙;公之所送,未必弟之所好也。送现银则中心喜乐,书画皆佳。礼物既属纠缠,賒欠尤为赖账。年老神倦,亦不能陪诸君作无益语言也。

画竹多于买竹钱,纸高六尺价三千。任渠话旧论交接,只当秋风过耳边。

乾隆己卯,拙公和尚属书谢客。板桥郑燮。

不讲交情,懒得寒暄;不收礼物,只要银子。这种直截了当的表态,既反映了郑板桥之“怪”、之“狂”的真性情,也是他对虚伪、腐败的丑恶世风的蔑视和反叛。这跟他一向关心百姓疾苦,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爱民精神相比,恰成鲜明对照。

### 摘自《文汇报》

## 礼单上没有杨士奇

清风慕竹

明永乐年间,有一次成祖朱棣突然传召时任左谕德的杨士奇进宫,好像有什么急事。杨士奇没敢耽搁,赶紧前去报到,不等行过大礼,成祖就递给他一张纸,杨士奇仔细一看,原来是张礼单。

礼单是广东布政使徐奇所写,他人朝觐述职,顺便带了一些岭南出产的藤席,当做礼品馈赠给了自己朝廷大臣,不成想一时马虎,自己所列送礼的单子不小心遗失了,又不知道被什么人拾到后,直接上报给了皇帝。原来成祖对近些年来地方官员给朝官送礼之风甚为不满,却屡禁不止,于是下令凡有检举者,给予重赏。这个徐奇真是不走运,恰好撞到了枪口上,成祖借此事,杀一儆百,严惩那些行贿和受贿的人。

可在看过礼单上的人名之后,成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,他所信任

的几位重臣,都赫然在列,不过他也有些奇怪地发现,上面居然没有杨士奇,这让成祖感到一丝安慰,毕竟他所治下的官场中没有一丝腐败,而杨士奇却没有一点惊喜之色,他平静地回答说:“启禀陛下,臣受命赴广东时,群臣都曾作诗相赠徐大人,为了答谢诸位大臣,徐奇才馈赠了这些藤席。因为当时臣有病,未曾作诗,故此没有收到馈赠,不然的话,也难以幸免。”

成祖满怀嘉许地问道:“朕阅过徐奇的礼单,上面有许多大臣的名字,为何唯独不见你的名字呢?”

众人皆醉我独醒,放在一般人身上,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表白自己的良机啊,有了别人低角度的衬托,正好突出自己的高大。

然而杨士奇却没有一点惊喜之色,他平静地回答说:“启禀陛下,臣受命赴广东时,群臣都曾作诗相赠徐大人,为了答谢诸位大臣,徐奇才馈赠了这些藤席。因为当时臣有病,未曾作诗,故此没有收到馈赠,不然的话,也难以幸免。”

## 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zwbw1616@sina.com

## 瓦尔登湖的宁静

包利民

1845年那个温暖的春天,28岁的梭罗走进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瓦尔登湖畔的森林深处。在他的行囊里,有一把借来的斧头,还有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具。在经历了一个月时间的繁华与喧嚣后,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静美的世界——这个世界,可以映对他的内心。

在他的面前,就是美丽的瓦尔登湖了。轻风在湖面吹起层层闪亮的光彩,也吹得他思绪飞扬。在他的身后,是他用一个月时间搭起的小木屋。那些木材,是他用那把借来的斧头在森林里砍来的。这就是他的居所了。在夜里,躺在木床上,听外面的森林被风吹得哗哗地响,有月光从窗外照进来。那样的时刻,他觉得自己离生命的真谛是那样近。每天清晨,他在鸟鸣中醒来,朝阳升起,大地光彩重生,于是就坐在小木屋前,在阳光下静悄悄地思考,一直到中午;然后,阅读各种可以营养他的书籍。累了的时候,他可以在湖边垂钓,或者在星月斑斓的湖面上泛舟。在他看来,这些被认为是“虚掷掉的时光”,

其实才是最真实而完美的。

一本《瓦尔登湖》已不知看过多少遍了,总是羡慕梭罗与自然的融合。在《禽兽为邻》一节里,我可以真实地体会到那种恬静与和谐。他有一个邻居,早在他来之前便在这里安家了。那是一只野鼠,每当吃饭时,它便来到他的脚下,捡食地上的面包屑。慢慢地,他们就认识了,有时还会在一起玩耍,像一对老朋友。渐渐地,来了不少新邻居,最热闹的要算是那些鸟了。在屋外的一棵松树上,住着一只知更鸟,每天都为他演奏自然的乐章。在五月底,会有鸫鸟拖着带口地从林中飞到窗外,它们那明亮的眼睛让梭罗神往不已。那些自然界的生灵,充满了情趣,像一颗颗星星点亮了他的心境。他明白,它们能如此地和他友好相处,是因为他和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理由,那就是爱这一片湖水。

除了舒适与安逸,梭罗还要劳作,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活中,劳作都是一个重要的内容。除非为了生存,他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东西,所

以他一年中只劳动六个星期。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,也许正是最接近生命美好本质的。正如他所说:“多余的财富只能购买多余的东西,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,是不需要花钱买的。”诚哉斯言,在这个世界上,现在还有几个人能如此注重精神上的收获?每日里追名逐利,殊不知是镜花水月,所想所求的,不过是些生命中多余的东西。而梭罗的智慧就在于此,他能从物欲的枷锁中解脱出来,回归一种简单的生活。如果没有那样诗意的生活,他的思想便不会达到那个高度,便不会有让我们神飞千里的《瓦尔登湖》了。

瓦尔登湖只是我们现代人心中的田园牧歌。很多时候,我们只能隔着云端遥望这个心灵的故乡,却没有勇气为了抵达而跋山涉水。实际上,也不是隔着千山万水,只是隔着我们眷恋的红尘繁华,也不需要披荆斩棘,只要我们带着一把斧头就够了。我们所缺少的,正是一种勇气,所以那个美丽的家园只能永远在远方的远方。

我知道,在这个尘世间,我永远都不会拥有那样一所美丽的木屋,可是我会心里蓄积一个美丽的湖泊,用清澈明亮的湖水,来濯洗漫漫人生路上的灰尘。如此,虽没有梭罗的智慧,没有那世外桃源,亦可无悔了。

### 摘自《酒泉日报》

个人!这难道不该成为一期节目吗?柴静会上采访本。她觉得有必要把江老师的故事做成一期节目,不是为了得奖,而是因为感动。

辞别江老师,柴静在学校门口看见一个女孩蹲在角落里哭泣。那不是刚才操场上那个欢快的身影吗?是江老师的女儿!

柴静走到女孩身边,递给她一块手帕,说:“你是江老师的女儿吧?有什么事和姐姐说说,我帮你。”江珊抬眼看了一下,过了片刻说:“我爸得癌症了。他不想让我知道,我也装作不知道,可这太难装了!”

江珊抹着眼泪继续说:“柴静姐姐,这件事只有你知道。你要替我保密。等考试完,我就带爸爸去医院。”

柴静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!她径直回到单位,没有报节目,而是打开日记本,流着泪记下这两个又甜又酸的秘密。在名利面前,爱是可爱的,而对爱的呵护又显得尤为难得。柴静舍弃了凭借节目得奖的机会,只为呵护那两个人默默的爱。

### 摘自《东方青年》

## 听一杯茶香

李丹崖

一个人如果能够长寿,他浑身就沾满喜气;一座房子如果活得够老,它就足够风雅。老人和老房子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,那就是聚拢人气,宛如幽幽的磁场,在沙砾里捻着铁粒。

我和朋友是两块贸然闯进粮坊会馆的铁粒,听人说,在这里品茶,意念会万分安宁。

朋友喜欢把品茶称之为听茶,朋友说,品能入茶肌,听能入茶神。

粮坊会馆,藏在远离闹市的过河之畔,是我的家乡亳州古商埠的见证。数千年来,人人皆知,有粮则安,如今,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早已告别了缺吃少穿的年代。粮坊会馆里,商业的性质薄了,文化的氛围厚了。

诗酒茶,都是文化,入唇入喉亦入心的文化。在粮坊会馆里,一一可以觅到。

一张方桌,桌边亮着一盏铁锈红的灯,如亮起的久远年代的光阴。我和友人刚刚坐定,外院的大鼓就响起来了,一个脑门锃亮的老艺人,咿咿呀呀地唱着,是《三国》,铁马冰河,洒洒临江,王侯将相纷纷从老艺人的鼓声里蹦出来。

侍者端着茶具上来了,那是一双细手,是河面上入水的芦苇的叶。壶是青花的,像一个大腹便便的老者,一弯身,就要给身边的杯具讲古。

我常常看到一壶群杯的景象,总会想起老夫子讲学时摆起的道

场,周遭,弟子三千,一一侧耳聆听。

其实,茶是被水成全的智者,它是最会布道的。茶水茶水,茶与水是一对恋人,两者是靠温度来对话的。一口干净的锅里,放进了水。锅里,是熊熊的柴火。不多时,三江春水沸了,洗净茶具和茶叶,冲泡,茶水在沸水里醒来,然后就滔滔不绝地布道。

盈盈的茶香散出来,人的心窍也就开了。

茶的布道是一种由表及里的工程,先取你的神,再爽你的口,最后,万千草绿在你的心头生出芽来。

喝着茶香,说的自然是雅语,否则是难以启齿的。所以,有茶参与的谈话,是高质量的,是浸润着香的。这种香,不妖娆,不枯燥,很丰润,如雨地里冒出来的笋。

茶是适合烫着的时候喝的,烫着的茶是通透的,凉茶固然爽口,但是,并不能醒神。所以,泡茶适合新烧开的水,暖水瓶里的水已经被圈养过,没有了开水的烈,是受奴役的水,有的只是怨愤,而不是张扬。

茶是可以听的,在扬起壶的瞬间,茶就做好了准备,好茶被冲泡的水声清越,铿锵,劣质茶则沉闷,纷乱。真正的茶客不用鼻,不用嘴,单靠一双耳朵,就能听出茶里的门道来。

喝完了一杯,我和友人谈兴正浓,又喊来侍者续水。粮坊会馆的

当院,人逐渐多起来,说大鼓书的老艺人头更加亮了,透过镂空窗子的我,依稀可以看到老艺人脑门上的汗珠。

侧耳细听,老艺人已唱到官渡之战,曹操赤脚迎许收入帐内,开始了促膝攀谈……我主观猜想,他们攀谈到兴头的时候,或许有侍者奉茶,也许或是酒,那就应该是九酝春酒。酒入愁肠,那愁顿然因许攸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了,只剩下满口的酒香。

酒是粮食精,在粮坊会馆饮酒,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听戏听饿了,品茶开了胃,就要上酒了。隔壁的包厢已然飘满一股霸道的酒气,还有新烹制的精致小菜的香味,渗透到我所住的包厢来,与我手中的茶翘起架来。

茶深语吐纳之术,它能把所有的争斗全都淹没在浩瀚的茶香里。茶乃国魂,茶里藏着的是人的精神,藏着的是华夏民族的包容智慧。容易,能容则易。茶能容,所以,茶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吃得开。

茶过三巡,月亮在粮坊会馆的廊檐上露出半边脸来,挣脱云翳,投射下淡淡的光。

附近,花戏楼里的钟声敲了整整9下,时间已经不早了,我和友人带着满身的茶香走向,夜的韩帐织得更密了。会馆外,两盏大红的灯笼,给整条街上上了善味的明眸,我和老友沿着粮坊会馆向东走,在一片片青砖青瓦的注目里,不知谁家院子里的一株桂花伸出头来,多么不合格的探子啊,还没出头,香就败露了它的身份,哪像粮坊会馆里的茶那般内敛!

### 摘自《渤海早报》

人家里,他家距英国石头阵40公里,他们带我们去那石头阵里玩耍、游览。在石头阵中的一块巨石上,朋友伸手揭下一块被风雨剥蚀的青色的石头,作为礼物送给我。回到北京家里,我把那块石头阵中的碎石摆放在我家客厅,逢人便说这是英国石头阵中某块巨石上的一块碎石。终于到了某一天,我又向一位朋友讲那石头的遥远来历,朋友心直口快地说:“不就是一块石头嘛,绕来绕去干啥?你就说你是作家经常出国不就结了!”

从此后,我再也不向人介绍那来自英国的石头了。

### 摘自《美文》

## 美文闲读

## 希腊和英国的石头

阎连科

一块石头能证明什么?正如古长城废墟下的青色断砖,在那废墟的草间,它代表一种历史和美,可离开那长城的废墟,它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存在于其中?

到希腊奥林匹克公园去,看到希腊人把公园的圣火用围栏、绳团团围着,如围住一堆黄金。同时,希腊人还把公园里所有的石头都堆在一起,给那所有的石头都赋

予历史文化的注释和神圣感——全都保护起来,有人看管。正因为这种神圣到了有点神经的程度,游客络绎不绝。我站在奥林匹克公园中的石头堆前冥想,心存疑问,可能是管理公园的希腊人看出了我的怀疑,断然把我从离石头堆几米远的地方轰赶到了另外的地方,理由是我对着某块石头看的时间过久了。次年去英国,住在一位英国诗